

崔卫 著

口语 共性



军事译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丽

封面设计：王铁



ISBN 7-80150-016-4



9 787801 500168 >

ISBN7-80150-016-4/H·2

定价：12.00元

口 语 共 性

崔 卫 著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口语共性/崔卫著, -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1998. 10

ISBN 7-80150-016-4

I. 口… II. 崔… III. 俄语-口语-研究 IV. 1135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28 96 号

书 名:口语共性

著 者:崔 卫

出版者:军事谊文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 100011)

发行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北京燕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8.5

字 数:220 千字

印 数:1-1000 册

书 号:ISBN 7-80150-016-4/H.2

定 价:12.00 元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绪论.....	(3)
第一节 口语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	(3)
一 口语的历史地位.....	(3)
二 口语的语言学地位.....	(7)
三 口语的系统.....	(9)
第二节 口语的共性问题	(22)
一 语言共性与口语共性研究的必要性	(22)
二 口语的特征和口语共性研究的可能性	(25)
第三节 对比语言学和口语对比	(34)
一 对比语言学	(34)
二 口语对比	(36)
三 分析性与综合性	(36)
四 求同与求异	(39)
第四节 口语规范	(40)
一 规范概说	(40)
二 口语规范的基础	(41)
三 口语规范的标准	(44)
四 口语规范的特征	(46)
五 口语规范的内容	(47)
第五节 本书的材料、方法、任务及意义	(48)
一 语料来源	(48)
二 方法论基础	(49)
三 本书的任务与意义	(51)

第二章 语词	(52)
第一节 口语词汇系统	(52)
一 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52)
二 口语的词层	(52)
第二节 称名	(59)
一 概论	(59)
二 口语构词	(66)
三 口语称名中的词汇语义衍生	(78)
四 口语称名的句法语义衍生	(95)
第三节 几种口语语义—句法功能转化的共同现象	(99)
第四节 口语指示语	(102)
小 结	(111)
第三章 语句	(112)
第一节 俄汉口语句法研究概述	(112)
第二节 口语句法结构	(117)
一 提位复指结构	(118)
二 补充结构	(124)
三 接续结构	(128)
四 重复结构	(134)
五 带“实义切分词”结构	(142)
第三节 口语复合句与意合句	(143)
一 概观	(143)
二 口语复合句语法形式	(149)
三 口语复合句语义结构	(153)
四 语用问题	(160)
第四节 口语语序	(162)
一 研究概观	(162)
二 基本理论问题	(164)

三 信息重要要素前置原则·····	(166)
四 联想接续原则·····	(170)
第五节 语境句·····	(173)
一 相关理论问题·····	(173)
二 语境句及其句法、语义、语用特点·····	(176)
三 语境句的语用因素·····	(181)
四 语境句中语境的功能·····	(185)
第六节 俄语口语句法中的分析化趋势·····	(187)
小 结·····	(194)
第四章 话语·····	(196)
第一节 基本理论问题·····	(196)
一 关于“话语”的几个术语·····	(196)
二 关于研究对象·····	(197)
三 指称、照应、指示及其它·····	(200)
第二节 话语衔接的词汇语法手段·····	(203)
第三节 话语连贯的逻辑语义关系·····	(220)
第四节 话语的信息结构及语用机制·····	(227)
小 结·····	(236)
结束语·····	(238)
参考文献·····	(245)
后记·····	(266)

序

俄语口语学是一门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语言学科。据我所知,它的研究方向有:口语的一般理论研究,口语各层面的结构—语义分析、口语话语分析(主要是会话分析)、口语与语境、口语与性别、口语与文化、不同语域的口语研究、口语的历时研究、口语的共性研究,等等。所谓“共性”是指各种语言的口语普遍现象(universals)。口语的超语言因素具有普遍性,因而在它的作用下,各种语言(无论分析语还是综合语)的口语里形成了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现象,即口语的普遍现象或称为口语的共性。

口语的共性问题引起了一些语言学家的极大关注。著名学者Е. А. 泽姆斯卡娅(Земская)研究了斯拉夫语口语的异同;Ю. М. 斯克列布涅夫(Скребнев)以书面文献为材料研究了英、德、法、西、俄等语言的口语普遍现象,并撰有《口语学概论》(1985)一书。在我国,俄语口语研究只有十几年的历史,而汉语口语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仍很薄弱。至于俄汉口语的共性研究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

我曾就俄汉口语的共性问题做过探索,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价值、很有前途的研究方向(见张后尘主编的《论文选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1994年,当崔卫被录取为博士生时,我建议他搞搞这方面的研究。他听后欣然表示同意。三年来,他查阅了三百多种国内外有关口语的文献,积累了近七千张语卡,并且围绕自己的课题发表了八篇论文。经过三年日以继夜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俄汉口语的共性研究》,并顺利通过了答辩。他的顽强拼搏精神在青年学者中堪称罕见。

作者从普通语言学的高度,对口语的一般理论进行了科学的阐释,并从词、句、话语三个方面,对俄汉口语的普遍现象做了详细

的、多层面的分析和描写。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工程。著名语言学家华劭教授在学术评语中指出,“研究俄国人的口语并进行汉俄对比,其难度、广度自不而喻。年轻学者筚路蓝缕,做出开拓性研究,难能可贵。”

答辩后,崔卫听取了专家学者的意见,对论文做了修订。现以专著的形式公开出版,这是俄语界的一件喜事。我相信,它的出版对推动我国口语研究和教学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俄汉口语的共性研究才刚刚起步,口语的普遍现象远未全部揭露出来,不少理论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作为崔卫的导师,衷心希望他能持之以恒,继续为口语研究和教学做出贡献。

徐 翁 宇

1997.11.12

第一章 绪 论

我们如果不时刻把说和听的过程放在首位,如果有片刻忘掉了书写只不过是说话的替代,我们就永远不能理解语言是什么以及语言是如何发展的。

奥托·叶斯柏森

第一节 口语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

一. 口语的历史地位

由于口语的主要存在形式是口头形式,所以各民族语言口语的发展史是无法象书面语那样有系统的文字记载的。这无疑给我们确定口语地位的发展变化带来了难度,但人们仍可从语言变化的各种蛛丝蚂迹中部分确定或推测出口语历史地位的变迁。例如现代俄语口语的一些句法现象在18世纪的私人信件、便条中都找到了例证。当然究竟它们反映到什么程度,尚有待进一步调查。在标准语组成中口语的地位在历史上是有变化的。它既可能作为标准语的口头形式,如古希腊荷马时期,它就是当时标准语的唯一表现形式;也可能作为标准语的组成部分,如:16--17世纪法语标准语、现代捷克口语;也可以和文学作品中书面语的口语类型相互影响,更加全面地反映真实的言语(如现代俄语口语)。

现代俄语口语的雏形应该是地域方言,因为标准语一开始并不是为了满足日常口头交际的需要,“它并不具有全民的交际性”(Баранникова, 1970:101)。此外,它又经历了半方言、城市共同口语、俗语混杂的发展阶段。在俄语标准语的发展早期,口语是不包括在内的,当时的标准语仍以拉丁语法为基础。口语与标准语仍是脱节的。在19世纪上半叶俄语标准语开始与口语接近,并在

Крылов、Грибоедов、Пушкин 等人的作品中得到了反映。Пушкин 在这里的作用是巨大的, В. Левин 这样评价道:“普希金的实践……对准了口语发展的积极趋势……”(Баранникова, 1970:107)。自此,俄语口语经过与标准语的不断作用与融合,从而最终成为现代俄语标准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始语言一开始就是有声语言,口语与书面语相伴而行则是在文字出现之后,口语有着比书面语更为漫长的历史。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人们对口语地位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

本世纪 20 年代末是俄语口语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正是从那时起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俄语口语研究。但是,今天的口语研究决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之前的许多著名的语言学家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过各自时期的口语研究。只是和有着累累硕果的书面语研究相比,他们的口语研究还只是粗浅的、零散的和非系统性的,这是和当时整个世界的语言学研究只重视书面语而忽视口语的倾向是分不开的,另外这与当时的书面语研究的不太完善也是有关的。例如,早在 1696 年的《俄语语法》(Г. Лудольф)中就包含了十七世纪末莫斯科人口语用例的内容。Ломоносов 在著名的《俄语语法》(1755)中着重强调了语言研究的两个重要来源:民间口头交谈语和民间口头诗歌。他还提出了划分标准语语体和风格的重要思想,并认为**俄语标准语**应由书面语和口语组成。К. С. Аксаков 号召人们要更多地注意俗语—谈话形式,而 Н. П. Некрасов 则干脆认为语法的基础不是书面语,而应是语言的“简单的、非人工的、活的运用”(Березин, 1979: 117)。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е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强调对书面语的研究必须补充以对社会中人们多种多样的活的口语的研究。А. А. Шахматов 也指出:语言的历史不仅反映在书面语中,也反映在人们的口头语中。Л. В. Щерба 则将口语形象化地比喻为语言的“熔炉”。Л. П. Якубинский 与 Б. А. Ларин 是近现代俄语口语研究中的两个

承上启下的人物。Якубинский 在其论文《论对话言语》(1923)中的许多思想对当今的口语研究仍有巨大指导作用,而 Ларин 对城市方言口语的研究则为今天对活的口语的收集与研究提供了先进与完备的方法。

对现代俄语口语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以下学派和个人:(1)最有影响的是 О. Б. Сиротинина 领导的萨拉托夫学派,他们主要研究口头标准语,尤以口语词汇语法研究见长,但各语言层次的系统描写不足;(2)М. Н. Кожина 领导的彼尔姆学派,他们侧重于口语作为功能语体的修辞研究;(3)Е. А. Земская 等人领导的前苏联科学院口语课题组,他们在口语的各层次系统研究、语料收集等方面著述颇丰;(4)Н. Ю. Шведова 在口语句法方面的研究也颇有建树,其成果在她主编的权威性语法《俄语语法》(1980)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反映;(5)О. А. Лаптева 可称得上是俄语口语研究最有成就的口语学家之一,她的研究几乎涉及口语的各个层次与范围,其中尤以口语的特征和口语句法研究见长;(6)Ю. М. Скребнев 的口语(尤其是斯拉夫语族与其它印欧语系语族)共性研究,这一研究的成果及深度在世界上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等等。关于以上学派和个人的主要观点下面还将涉及,这里就不详细叙述了。

对口语的研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在许多国家都有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一书就对有关口语修辞的问题进行了论述。但与书面语相比,口语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不为人所重视的地位。比如英国语言学界长期认为口语是“粗俗、低级”的,Jespersen 的 *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就选取了自乔叟以来的文学作品 1200 种。Sweet 最早在英语语法中涉及到了口语内容,E. Palmer 的《英国口语语法》(1924)对口语研究有很大贡献。到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语言首先是言语(speech)”。Quirk 等人的两本大语法(*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1972)和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85))规定选材以口语体、中性语体为标准。当今语言学的热点——语用学与话语语言学也都以口语为重点研究对象之一。

在中国,先秦时代应该说口语与书面语的结合是比较好的,古人也是比较重视的。在《论语·述而》中就有“子所雅言(秦晋方言)”的记载。《荀子》中有“小人之辩、士君子之辩、圣人之辩”的说法。诸子百家们辩难的文章、各诸侯国派出去的使臣的捷辩之词,大都是他们讲学、论辩时口头言语的记录,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六朝时代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还记录了不少能言善辩者的口语。然自唐宋以来,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愈加严重,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对立几乎不可调和。“书面语如果过于保守,久而久之就会跟口语完全脱节,也就会有以后世口语为基础的新的书面语起来替代它。”(吕叔湘,1992:53)从先秦的雅言到唐代的变文、宋代语录、元明清的白话小说等,尽管都有当时口语材料的零星的记录,但当时的绝大多数文人对各自时期的口语是不屑一顾的,以至发展到了清朝,八股文成了标准语的唯一形式,符合白话文规范的口语被完全排除在外。针对这一弊端,戊戌变法前后,裘廷梁就撰文指出:“愚天下之大具,莫如文言,智天下之大具,莫如白话。”(韩荔华,1988:54)晚清白话文运动已经兴起。因此,也只是到了近代,才渐渐开始了对汉语口语语法的探索。“把现代语的研究提高到应有的地位,并且认识到口语是书面语的根本,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晚近的事。”(吕叔湘,1988:2)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白话文的普及。“白话文正式从‘不登大雅之堂’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这是我国现代语言学史上的一个巨大转折”(邵敬敏,1990:10)。自此,汉语口语才开始在汉民族标准语中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

人们往往以《马氏文通》(1898)作为汉语语法学建立的标志,但它仍是以古代书面语为研究对象的文言语法。汉语口语研究的第一阶段当为本世纪20-40年代。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

法》(1924)首次对白话文语法进行了系统研究,而白话文与当时的口语是基本一致的。廖庶谦在《口语语法》(1946)一书中就指出“我们研究的语法应当是我们当前口头上的语法,尤其要是在一般大众口头上的语法”。这与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他在《汉语语法论》(1948)中也谈到“应当以口语为出发点,不应当专靠书本上的记载”。此外,陆志韦的《国语单音词词汇》(1938, 1951)对北京话词汇也进行了研究。第二阶段是50-60年代,严格地说,第一个进行汉语口语语法研究的当推赵元任,他的《北京口语语法》(李荣编译, 1953)、《汉语口语语法》(1968, 1979)则是二部完全以口语为资料系统描写汉语语法的力作,它“开创了一条科学的路子”,“抓住了语言研究的根本”(严学窘, 1982:130)。这时期,吕叔湘也明确提出:“语文教学从口语训练入手,是顺乎自然,事半功倍。放过口语训练,孤立地教学书面语,是违背自然,事倍功半。”(吕叔湘, 1992:334)第三阶段是80年代以后,这时汉语口语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出版了许多专著,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和陈建民的《汉语口语》(1984),此外,孟琮的北京口语词汇、陆俭明的口语语序、夏中华的口语修辞、刘焕辉的言语交际学等研究在汉语口语语法特点的揭示方面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综观俄汉口语和世界其它主要民族语言口语的历史地位的变迁以及口语研究史,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先有口语,后有书面语;(2)口语在标准语中取得与书面语同等的地位的历史并不长;(3)各语种的语言对口语的研究几乎都经历了一个由忽视到重视,甚至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过程;(4)口语的特点还远未充分挖掘出来。

二. 口语的语言学地位

口语的语言学地位总是和书面语相比较而言的。“过去研究语言的人偏重书面材料,忽略口头材料。这是不对的。口语至少跟文字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许多语言学家认为口语

更重要,因为口语是文字的根本。”(吕叔湘,1992:15) 索绪尔也指出:“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索绪尔,1985:47-48) 这段话一方面指出了口语和书面语使用符号的差异,另一方面又肯定了“口语第一性,书面语第二性”的论点。口语是书面语的源泉,而书面语反过来又对口语起着规范和提高的作用,它们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对立统一关系。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把“语辞”(口语)和“文辞”(书面语)形象化地比作同一源流的“上游”和“下游”。

口语和书面语首先是有区别的。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书写和说话”,在于“我们是用手和眼,还是舌和耳”(Шведова, 1960: 4)。书面语是“目治”的语言,口语是“耳治”的语言。鲁迅先生也曾说过:“文章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个‘这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义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

口语和书面语又是有联系的。书面语可以推动口语的发展。书面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跟口语一起,共同构成该语言的全貌。O. Б. Сиротинина 就多次强调书面语词汇对口语的巨大影响,其次是书面语的句法结构。同样,口语对书面语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例如现代俄语标准语的发展特点之一就是“‘口说’言语规范向书面语的渗透”(Шведова, 1960: 3)。文学语言受口语的影响最大。高尔基说:“朴素的保姆、赶车的、渔夫、乡村的猎人和其他生活穷苦的人,对文学语言的发展,都有过一定的影响。”(李润新, 1994: 65) 鲁迅多次指出:“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从活人的嘴上,索取有生命的词汇。”在今天的文学作品中,包括影视作品、小说、剧本等,以及报刊文章甚至某些政论、公文体文章中无不可见口语对书面语的影响。G. Leech 指出了英语语法口语化的发展趋势,他认为“自十八世纪以来,英语书

面语一直在沿袭非正式和贴近口语的文体风格。”“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就是,除了老一代人,人们将再也觉察不到口语体与书面语体的差别,口语体的种种特征也将进一步蚕食书面语体的地盘。”(Leech, 1995: 5) 就连一向保守的 BBC 英语的广播员也夹入了许多的口头语。口语化并不限于英语,俄汉等语言也都受其影响。口语化的趋势究竟能走多远这个问题 Leech 没有明确回答。是否可以说将来书面语和口语完全等同呢?“口语永远也不会与书面语完全等同的”(Сиротинина, 1979: 88),“书面语不能替代口语,口语也不能替代书面语”(Crystal, 1995: 283),它们作为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会长期存在下去的。

三. 口语的系统

什么是口语? 口语是语言还是言语? 口语是一个系统吗? 如果是,那么系统的性质究竟如何? 口语和语体的关系是怎样的? 口语在标准语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等等。这些都是普通口语学所无法回避和必须首先解答的问题。我们将逐一探讨这些基本理论问题。

1. 语言和言语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把言语活动区分为语言和言语。自此,如何正确看待语言和言语的对立始终是整个后索绪尔语言学方法论方面的中心理论问题。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言语则是个人意志和智能的行为;前者是社会的、主要的,后者是个人的、从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而对“语言”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语言”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现成形式意义单位的储备;第二,是词的变化和组合的结构模式(即规则)的综合体;第三,是指语言的使用过程,包括口说和手写的行为;第四,是现成的话语片段的综合体。前两个方面(即词的储备和模式的储备)构成了狭义上的“语言”,而后两个方面(即口说的行为和现成的话语)就是言语。我们常说的语言和言语的对立,就是这两种内容的对立。

关于口语究竟是语言还是言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口语是语言。Е. Земская 在其论著中强调,口语是语言,使用术语 разговорный язык(谈话语言)更为妥当,因为这符合她的“口语是一个独立的语言系统”的观点,而保留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的术语只是出于传统和习惯上的考虑。В. Барнет 和 Н. Шведова 都持口语语言观,他们都认为口语是标准语的分体。我国也有学者认为研究口语的“立足点显然应该是语言而不是言语”(李明,1985:89)。而持口语言语观的学者占大多数。J. Richards 等人将口语定义为“日常生活非正式场合所用言语方式”,“不一定是声望低微的言语”(1992:55)。О. А. Лаптева 明确指出口语是“多种领域的日常口头交际的一种言语形式”(1976:96)。在 О. Б. Сиротинина 的“口语”概念中,“言语”被看作是“在使用过程中为表达具体意义的语言”,而这种言语过程则是说话人的一种行为(1979:16)。Ю. М. Скребнев 则把口语看作是一个言语生成和感知的心理过程(Горелов,1987:91)。而在 А. Н. Васильева 等功能修辞学家看来,口语更应是实现语体风格的言语形式(1976:31)。与此相类似,我国汉语修辞学界也大多支持将口语作为一种言语现象来看待。

我们认为:口语既是语言,又是言语。《俄语语法》(1980)采纳的观点是:言语不是作为某种个人的、单一的现象,而是作为语言存在的现实形式,作为语言的活的、直接的体现,与语言相对立。语言和言语的对立是体系和体系功能之间的对立,同时也是体系和体系赖以存在的现实环境之间的对立。它摒弃了索绪尔的语言、言语二分法中言语的个人、心理因素,更具有实用性和客观合理性。本书将采纳《80年语法》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来考察口语现象。口语既有实在和具体的一面,又有潜在和抽象的一面;既有积极、动态和可变性的一面,又有消极、相对静态的一面,否则就谈不上口语规范;既有运用上线性和无限的一面,又有有限的系统性和多层次的一面;既有受制于情景的一面,又有相对独立于情景的